



##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四七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5年7月13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执行主席:班古拉先生.....(塞拉利昂)

下午3时40分开会。

## 美属维尔京群岛问题(A/AC.109/2014)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在其1995年7月12日第1445次会议上同意了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的听证请求。德博拉·杰克逊女士将代表该组织发言。

应主席邀请,德博拉·杰克逊女士(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杰克逊女士发言。

杰克逊女士(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本委员会给我这一机会介绍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叫作维联协会——对非自治领土美属维尔京群岛局势的看法和意见。

我是黑人律师全国大会的德博拉·杰克逊律师,我今天要作的发言是由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主席朱迪思·L. 伯恩律师拟定的,不幸她本周不能来纽约。她和该协会的其他干事目前正在就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组织一次全国协商,这次世界会议将在本月后期举行。本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能如此重要,以致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认

为,尽管伯恩主席无法出席,本协会也不能不在这次会议上表达她的意见。因此,我有幸在委员会上发言。

我理解,主席先生,本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是最近由于你和委员会都无法控制的事件才落在你的身上。我相信,尽管你在这种情况下身负此任,你长期从事非殖民化事业的经验以及你对该事业的献身精神定将鼓励本委员会充分和有力地履行其使命,特别是在现在这一《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中。

特别委员会审议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局势,理所当然依靠委员会秘书及其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文件。不幸的是,1995年的工作文件中含有不完整或错误的,或者既不完整又错误的资料。虽然我要谈几个这样的问题,但我将侧重谈对本委员会的宗旨有最直接影响的不完整和错误的资料。

该工作文件第四章D节——即第7页——描述主要设在圣克鲁伊岛上的工业部门,其中最大的企业是一家炼油厂和一家铝制品工厂。文件没有提到的是,这家铝制品工厂自1994年中以来一直关闭。而且,这家炼油厂过去几年中也多次大批裁员。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对圣克鲁伊岛上的就业状况和经济状况产生严重影响——该岛曾经遭受“雨果”号飓风及其严重的破坏,而且尽管已经过去近六年,岛上

经济恢复的情况最差。尽管如此,这些情况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在工作文件中题为“劳工”的第四章A节中得到反映。

然而,题为“社会福利”的第五章C节中描述了大工业采取的这些行动的影响,注意到贫困在继续增长。同样,题为“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第五章D节指出,犯罪继续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犯罪与经济状况恶化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学和犯罪学的文献中有充分的记录。

题为“公共卫生”的第五章B节中形容医院已在1982年建成,但却没有提到这两家医院都受到“雨果”号飓风的严重破坏,圣克鲁伊岛上的那家医院曾被破坏得无法使用。不得不建造了一个临时的组合医院,在重建医院时使用了一年多。

它也没有提到圣克鲁瓦医院几年前失去其合格鉴定,而且仍在争取重新获得的过程之中,圣马斯医院也将失去其合格鉴定。只是一个特别工作组的紧急努力才得以保证额外的时间来纠正不足之处。直到今日,仍未把合格鉴定延长至正常时期。由于很多的原因,我提到的合格鉴定是很重要的,最基本的原因是没有它,医院就将得不到管理国政府补偿根据各种计划所进行的服务项目,这些计划为年老者和相当低收入者提供医疗保健。

有关教育状况的第6节载有下面的论述:

“据报道,公立学校基础设施的目前状况达到高水平”(A/AC.109/2014,第56段)。

报道者姓名不详。这是一种严重的疏忽,因为最近的立法听证会记录了该领土的很多学校的基础设施中严重不足之处,一些情况相当严重,以致正考虑为圣克鲁西的一个小学的学生另选地点,用于9月份新学年开学。各个学校设施不足的情况包括在厕所内损坏和无法使用的固定装置、缺少安全水、损坏的门窗、暴露在外的电线、损坏的轻便固定装置、由于围墙破裂母牛和公牛在校园游荡、以及普遍缺乏安全。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隐藏的。工业大规模裁员,以及有关它对该岛的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能造成或实际

的影响的评论以及与医院和学校有关的问题,都在当地报刊上有所报道。

我在本篇发言开始时指出,我将集中谈一下工作文件中所包含的一个最直接影响本委员会目的议题。工作文件中第8节“领土的未来地位”下的第61段论及该议题。

1993年4月11日,根据该领土立法机构颁布的,并由法雷尔总督签署的法令进行了有关联邦关系和地位的公民投票。这完全是一项地方性行动,管理国未提供任何协助而且无须承认结果。然而,根据当地法律,只要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超过50%,就应承认投票结果。第一阶段的投票选民不到28%,剩下努力则被放弃。

原先批准于1989年举行公民投票,但被推迟了两次,首先是因为雨果飓风造成混乱,然后则是由于象类似读者来信或在电话访谈节目中所作的评论等因素表明的那样,人民显然未准备好作出决定。这种无准备状况大都是由于对选票上所列的选择以及对可以实际采取什么行动模糊不清所致。在为开展和执行教育运动所建立的机构——地位和联邦关系委员会内部,一位共同主席强有力地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所有问题完全由地方法律来决定,《美国宪法》和包括《联合国宪章》及大会各项决议在内的国际法律,与该进程毫不相干。对公民投票将是一个自决行动还是一种“地方协商”进行了讨论。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民意测验。

无论如何,通过其秘书处向本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澄清的要求未得到答复,而辩论则继续激烈进行,没有受到任何可被接受为具有权威性的方面的干预。结果是大多数人口接受如下提议:美属维尔京群岛对政治地位的选择与联合国与否参与之间毫无关系。

公民投票的最后设计是一种多步骤进程。提出了七种选择:独立、联系邦、联邦、联邦关系契约、现状、合并领土——这在美国就是作为美国组成单位之一合并前的过渡地位,以及洲的地位,即意味着作为其称为州的组成单位并入美国。这七个选择被分为三类,仅以趋向或脱离美国的绝对主权的词义来解释。第一轮投票是在三类中作选择,第二轮投票则在获胜一类的备选方案中期作选择。如果在任何一次的投票中没有任何选择获得绝对多

数,则计划在获得最多数票的两种选择中进行决胜投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不足超过登记选民50%加一人的人数参加,整个进程无效,也未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几乎所有公民投票后的评论家同意,所提出的供选择方案数目过多,定义模糊不清。实际上,所提出的供选择方案完全歪曲了根据大会第1541(XV)号决议该领土人民可得到的实际供选择方案。

美属维尔京群岛的这种经历表明了特别委员会在国际根除种族主义十年期间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区域讨论会上提出的某些问题。

每一次研讨会的报告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需要以更广泛和更富创意的方式来向非自治领土人民提供有关非殖民化的信息。在美属维尔京群岛,仍有许多人完全不知道该领土有任何地位或他们根据国际法律享有任何权利。他们诚信联合国所表示的任何兴趣是一种干扰,而他们的供选择方案则完全受《美国宪法》的限制。

自公民投票被第二次推迟以来,就应当允许谁在公民投票中投票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立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要求,则采用的标准与选举代表性政府所使用的标准相同,即选民必须是管理国公民,年满18岁,在该领土居住90天并且必须在选举前30天登记。

对此提出了各种备选方案,包括建议大大加长有关这次公民投票的居住期—曾听到关于5年和15年的建议;建议仅那些实际出生在该领土上的人参加公民投票;以及建议取消有关美国公民资格的要求。坚持《美国宪法》至上以及国际法不适用的派系认为,参加公民投票资格中可能对任何美国公民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差异,都将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因而是非法的。

地位和联邦关系委员会要求本委员会就公民投票的筹备事宜派遣一个视察团。这项要求由当时的总督法雷尔向管理国提出,但似乎特别委员会从未正式收到。

尽管特别委员会不断通过该领土当选政府在有关该领土局势的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意识到这一要求,看来委员会同该领土之间没有直接沟通。

宣布公民投票无效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错误信息以及缺少权威性的澄清和解释,这点是清楚的。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政治地位问题现在被说成是太复杂、太混淆不清和太脱离日常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问题,以致对该领土普通居民没有任何重要性。相对少数了解真相的人—看来今天此类人数要比举行公民投票前要多—根据每天报道的新闻和百姓所讨论的日常关切来看地位问题。

作为一个小的加勒比领土,美属维尔京群岛显然对其殖民地位缺乏广泛、持久的对抗情绪,对它的各种选择也缺乏理解,这点并不是不寻常的。事实上,可以说,后者对前者有严重影响。在教育运动中,常听到人们表示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要求改变的话,我们可能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求任何改变,否则美国会生气,这种建议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肯定并不是罕见的。

上周在西班牙港举行的研讨会上,伯恩小姐说,在过去几年中曾在各个论坛,包括本委员会的一次研讨会上听到过有关各种选择的建议,这些选择并非第1541(XV)号决议所规定的那些选择。这些选择看来适用于剩下的非自治领土,此外,这些选择的依据是由于这些非自治领土大多数地小人少、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有限,假定需要各种不同的选择。正如大会不断重申的那样,这些因素根本也没有限制一个领土的自决权。

由于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认为这点具有特殊重要性,我要重复研讨会就这个问题所谈的一部分:

“这些最近的建议常常提到在一个少于独立、少于合并的联系体中的‘自治’,这使该领土同一个小国保持一种肯定是片面的关系,后者可以压制‘自治’领土所合理地 and 民主地表示的愿望。

“我要说,这些建议仅仅是一种捷径,以避免更为困难的任务,即向剩余的非自治领土的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教育和经验,以使他们根据大会第1514(XV)和1541(XV)号决议的规定,根据他们现有的自决权来作出并实施决定。有关挑选一种选择的许多问题并非来源于第1541(XV)号决议为剩余的的小的

非自治领土所规定的选择的任何不适合性,而是由于这些领土的人民缺少信息和对这些选择的理解...

“非殖民化运动的不断进展可能更多同通过得到更多信息资源来提高非自治领土人民的觉悟有关,而不是与能详细阐明不符合第1541(XV)号决议的选择有关。在目前情况下,正是这种觉悟能够导致人民决定他们要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必须采取什么必要的行动。”

此外,我所表明的对本特别委员会的不全面和误导的报道也说明了必须增加收集信息资源,以及本委员会同各领土的当选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

最后,在审议关于小领土、请愿、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决议草案时,我首先注意到,有关公民投票的那段完全是不正确的。如我所说,多数人投票赞成继续或提高属地地位,这是不正确的,不仅只有少于半数的合格选民进行了投票,而且由于投票率低,公民投票就其本身的法律条件来说也是无效的。但是,我还注意到决议草案执行段落令人不安地缺少实质内容,其原因无疑是由于小组委员会所得到的信息是贫乏的。

我认为谈论信息这个问题是合适的,也许利用最近在西班牙港研讨会所采纳的某些语言。我希望本委员会将处理以下两个问题:利用其他联合国机构,诸如区域经济委员会及其分机构,以从各领土取得信息的问题,以及显然必须对美属维尔京群岛人民就其自决权和联合国作用的两个问题进行广泛教育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是否有委员会成员愿对杰科逊小姐的发言提出评论或问题?

维斯瓦纳坦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这位请愿者的有益的发言。她提到秘书处工作文件中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完全和误导的。她提供了许多信息,她也澄清了有关信息的若干问题。我希望秘书处注意到这一点,以使所准备的工作文件内容更新。

第二,她说,向联合国发出信函征求有关公民投票性质的意见——它将是一项自决的行动或是一项民意测验。

我要得到有关这点的更多信息。该信函是如何发出的?何时发出的?发给谁的?如果秘书处收到了该信函,我要想从秘书处得知,采取了何种行动——是否将其提交给主席以及采取了何种行动。这将是有益的。

第三,请愿者提到给予参加公民投票的人民各种令人困惑的选择。在研讨会中发现,各种选择并非由管理国所决定,而是由地方当选的政府当局决定的。如果能澄清这点使我们得到更好的理解,这也是有益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本人已注意到维尔京群岛联合国协会请愿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我希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请愿者退席。

1991年8月15日特别委员会关于波多黎各的决定

请求举行听询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记得,本委员会在1995年7月10日第1442次会议上决定听取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各组织的代表们的发言。在这方面,各位成员面前有若干载有请求听询的函电,这些已作为备忘录9/95号分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委员会接受这些请求?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哈里·安迪兹·蒙塔尼奥先生(波多黎各律师协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安迪兹·蒙塔尼奥先生发言。

安迪兹·蒙塔尼奥先生(波多黎各律师协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叫哈里·安迪兹·蒙塔尼奥,我是波多黎各律师协会主席,我代表该组织出席本委员会会议。自1840年以来,该协会一直为我的祖国效劳,并团结了所有的律师,它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成分的机构,包括各种意识形态。其主导机构所批准的和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协定尊重这种多元主义,而且并不一定反映其成员的一致看

法。我们的机构有着令人自豪的记录，它极为客观和负责地研究波多黎各人民的法律和政治局势，这种研究是严肃工作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法律专家一贯和坚忍不拔地献身的结果，他们的专业水平和道德完美是无可指责的。

我们今年在这里出席尤为重要，因为几天前联合国刚庆祝了《宪章》签署五十周年。五十年后，在我们日益远离两极化、冷战世界的幽灵时，本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必须根据以下情况来处理，即一个时代的结束包含的紧迫性以及一个对世界各国充满机会的新世纪的来临所带来的希望。

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大会宣布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为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这是正确的。我的祖国波多黎各是一个尚未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国家。

波多黎各律师协会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组织，曾在本委员会多次发言谴责波多黎各的殖民局势。作为该组织的主席，我承认委员会为各国人民自决所作的艰苦工作。因此，我来是为了敦促委员会通过这样一项决议：它除了重申波多黎各人民的自决权和主权外，还将为有效行使该项权利提出行动方针。只有这样，这一重要问题才能在2000年之前解决。

1898年，波多黎各作为战利品，为美国所拥有，成为其未合并的领土。尽管将近一个世纪已过去，在此期间岛上内部治理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它对美利坚合众国主权权利的屈从却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在此期间，包括通过1950年第600号法律之后，美国国会根据美国宪法有关领土的条款，保留了对它想管的有关该岛的任何事务采取行动和进行立法的全部权利。

最近的法院决定支持了这样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波多黎各仍是美国领土。例如，近在1993年，联邦上诉法庭第11巡回分庭在美国对桑切斯一案中称，波多黎各仍是美国领土，尽管它在1952年得到了自治的更大权力。该联邦法庭断定，波多黎各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并不来自其本身的主权，而是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宗主国主权。从法律角度看，正是这种缺乏主权使命使1950年通过的第600号法律未能给波多黎各的真正政治地位带来变化。联邦法庭的结论是，波多黎各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尚未合并的领土，

因而依靠美国国会的最终权威来使其立法、法律和政治行为合法化。同样，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庭第一巡回分庭同助理司法部长一起，以书面意见承认波多黎各仍然是完全在国会控制下的美国领土。最近在波多黎各两所主要法学院法学刊物上发表的两篇法律研究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这些事例同美利坚合众国拒绝承认特别委员会和大会有能力监督波多黎各人民自决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也许是有讽刺意味地——正是大会第748(VIII)号决议本身解除了美国就波多黎各情况进行报告的责任，同时忆及应由大会决定一个非自治领土究竟是否已获得根据后来在第1514(XV)号和1541(XV)号决议中的规定获得充分的自治。

不应由美国决定大会是否应审议波多黎各一案。恰恰相反，作为殖民大国，美国明确被排除在决定波多黎各一案是否应受到大会重新评价的行列之外。基本的法律概念不让美国既当此案的一方，又当法官。自本委员会1973年通过决议确认波多黎各人民对自决和独立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以来，本委员会对必须解决我国的殖民僵局始终持明确的态度。这一紧迫性仍然存在，要求本委员会和联合国采取毫不含糊的具体行动。

为此，我谨请本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敦促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该决议草案必须为行动规定一个明确的、最后一年的期限：要么执行1993年在波多黎各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在那次公民投票中美国的吞并方案被53%的波多黎各选民所拒绝，公民投票的结果还要求改善现状，要么我们将谨建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经美国国会批准的有约束力的公民投票，按本委员会在其1978年9月12日的决议中提出的那样，仅把非殖化选择列入其中。

我们必须指出，现任波多黎各政府最有权威的政治发言人之一、波多黎各政府秘书曾告诉新闻界说，由该政府设立的机构间工作小组不会对最近公民投票的结果作出反应。他说该工作小组没有战略，并把它描述为“一团烟雾”——就是说，它具有视觉效果，但没有真正内容。

本委员会必须警告美国，它从现在到一年最后期限结束这段时期内不采取行动将只能使本委员会决定把此案

提交大会全体会议充分审议,并建议把波多黎各列入尚未实现完全自治人民的清单。同样我们要再次表明,如果美国拒不就波多黎各问题采取行动,本委员会已经建议大会征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便根据现行国际法一劳永逸地确定波多黎各人民的政治地位。

对波多黎现实的讨论不能再推迟了。当我在本委员会发言时,我想到了我的人民:勇敢无畏、信念坚定的男男女女,500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政治过渡状态,这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同时又使他们深深地陷入极为依赖他人的境地,因此使他们成为一个漠不关心的殖民大国的附庸。这个殖民大国今天不在这个房间里就证明了这一点。

波多黎各是一个地域虽小,但有很大人的价值的岛屿,我们不能允许波多黎各在21世纪初仍受殖民主义的控制。推迟最后规定波多黎各建国和容忍目前殖民局势就是否定联合国50年前在旧金山市确定的自决和人类尊严的原则。相反,当今时代要求采取大胆行动,以确保我们波多黎各人终于能够在自由和有尊严的情况下决定我们民族的命运--不附带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压力和限制,享有充分和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必须一丝不苟地完全以这种方式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们要求今后每当举行象最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的那种研讨会时邀请波多黎各组织参加。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诺埃尔·科隆·马丁内斯先生(奥斯托斯国民议会总统委员会)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科隆·马丁内斯先生发言。

科隆·马丁内斯先生(奥斯托斯国民议会总统委员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愿代表奥斯托斯国民议会感谢你主席先生和特别委员会成员再次使我们有机会就波多黎各殖民地问题表达我们的观点。

我们曾在1994年7月4日来到各位面前,就波多黎各问题提出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如下:第一,委员会应该在其议程上保留我们的殖民地问题;第二,委员会应采取行动,

请求把我国的殖民地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征求其咨询意见;第三,委员会应对根据把美国武装力量南方司令部从巴拿马迁至波多黎各的计划在波多黎各加强军事活动进行谴责;第四,委员会应重申现在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地向波多黎各派遣调查团;第五,委员会应要求释放在美国境内监狱中关押的我国政治犯。

关于这些建议,我们欢迎我国的殖民地问题确实仍列在本委员会议程上。但是,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遗憾,即本委员会最近在一个兄弟的加勒比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一次非殖化研讨会,但会上的讨论和与会者都没有处理加勒比最明显的殖民地问题:即波多黎各问题。这种疏忽令我们感到关切,我们希望这并不表示缺乏兴趣,或更糟糕的是,故意决定把这个过去23年来在本委员会议程上占重要位置的项目抛在一边。

把南方司令部设在波多黎各引起了独立运动最警觉部门的强烈反对,其结果是,我们现在可以赞扬美国政府决定在美国本土设立该司令部。这并不意味着加强军事活动已经结束,最近计划在我国领土最富饶的山谷之一拉亚斯山谷建立一个行程和非常长的军事雷达,从而征用我们经济和农业发展所需的最大地区之一,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对我们1974年提出的其他建议还没有采取行动,但这些建议的重要性正与日剧增。独立运动多年来,特别是在即将进行某种公民投票时多次提出派遣调查团的请求。但尽管为此目的已提出多次请求,但委员会在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存在的35年中审查波多黎各问题23年来一直违背本委员会在其他殖民地领土问题上遵循的程序,没有向波多黎各派出任何调查团。

本机构执行1988年11月22日的第43/47号决议的任务要求通过一项行动计划,以期在本10年期间在全世界铲除殖民主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本委员会不把向波多黎各殖民地领土派遣调查团问题列入本10年议程令人费解。我们敦促本委员会再次依照其任务充分承担起责任,其中包括在今后5年内向波多黎各派遣此类特派团。

本委员会在波多黎各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篇章里赢得了光荣的地位。尽管那个强大的政府正在扼杀我们的国

家主权,委员会对我们的斗争给予的声援使我们更容易向前进。其中一个壮丽篇章是,在我们整个社会各阶层,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和主要由本委员会的领导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运动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因反对外国统治而仍被关在美国监狱里的我们的所有民族英雄实行无条件大赦。我们将永远感谢委员会给予我们的支持。

然而,我们的一些民族英雄现仍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遭受过度的徒刑。这些政治犯就象当年民族英雄一样需要这个委员会的支持。要求释放这些爱国主义者的呼声已跨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界线。波多黎各出生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路易斯·古蒂埃雷斯呼吁释放这些政治犯,他得到了国会其它议员的支持。

波多黎各众议院议长戴达·赫南德斯·托雷斯先生是新进步党的副主席,并坚信波多黎各应该成为一个州,他也发表声明支持释放波多黎各政治犯。关于这个问题在波多黎各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公开表态,尤其是起着与美国政府进行调停作用的本委员会,以使美国政府听取和按照我们的要求行事,将所有波多黎各爱国主义者释放出狱。

同样,除了我们自己的人民要作出努力外,我们还需要本委员会给予支持和采取主动行动,以实现我们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把我们的要求送交海牙国际法院。去年我们在委员会发言时引述了波多黎各律师学院向本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的话,我们象当时一样,呼吁委员会考虑建议大会要求国际法院根据现有国际法对波多黎各的地位提出法律咨询意见。我们率先寻求符合国际法、从而有利于创造一个法治、公正与和平的世界的和平解决问题,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波多黎各殖民问题反映的情况并非纯属美国国内政治事务;它既是我们人民自己的事务,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委员会应直接负责的事务。我们再次要求委员会参与建立一个和平和合法地从殖民主义过渡到解放的新先例。我们需要它作为一个委员会帮助把我们的案例送交一个公正机构,在那里我们能够以平等身份同殖民国坐在一起,讨论我们的正当要求。

环境保护一直是本委员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殖民主义领土很容易成为管理国经济利益的受害者。波多黎

各现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反对美匡采矿财团要在岛屿中部山区用露天开采技术开采铜矿的计划,环境科学家已经警告我们,这样采矿将对我国领土造成生态灾难。波多黎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禁止露天采矿的法律。而采矿公司不顾所有这一切,仍在进行它们的计划,并花了几百万美元展开公关活动,企图用大家都会发财的许诺来欺骗我们的人民。

我们提请委员会注意这个为了一个管理国旗帜下的公司的利润和利益即将在我们领土上永久化的不法行为,我们再次重申,必须早日派出调查团前往波多黎各,调查该事件以及其他事项。

波多黎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殖民主义现实,必须是委员会议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继续拖延、搁置或忽视委员会的决议。如果在最终解决这个局势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委员会的议程就仍将令人痛心得不到解决。波多黎各人民在向非殖民化前进时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支持。

我们一起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一路上我们的人民已竭尽全力,他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希望并期待本委员会将行使自己的权力,铭记只要象波多黎各这样的人民继续过着没有主权和充分自由的政治生活,我们就不能谈论结束殖民主义。

应当指出,目前在国会面前没有旨在结束现存的殖民主义关系的任何提案或草案。有一个为美国行政部门收集资料的无关紧要的国内机构,但管理这个机构的人顽固地把我们的殖民问题视为国际组织权限之外的国内问题。这个机构只是为这样一个最终目的服务,即通过延长一种政治统治制度,使波多黎各处于分裂状态,而大会早在1988年就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应结束这种政治统治制度。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冒昧向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委员会重申波多黎各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第二,波多黎各殖民问题保留在委员会议程上;第三,表示支持使监禁在美国的波多黎各政治犯获得自由;第四,谴责在波多黎各安装扼杀波多黎各人经济发展并破坏该国领土完整的先进的军事通讯技术;第五,确认有必要派遣调查团;第六,对我们的请愿采取行动,把我们的殖民问题送交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厄尼斯·桑塔纳·梅勒西欧女士(新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桑塔·梅勒西欧女士发言。

桑塔纳·梅勒西欧女士(新波多黎各独立运动)(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叫厄尼斯·桑塔纳·梅勒西欧,是耶稣基督信徒会的牧师、世界宗教理事会主席之一,以及新波多黎各独立运动主席。

我来到委员会是为了指出我国殖民主义现实中一些最引人注意的方面——这些方面使委员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采取步骤结束这种局势。

难以置信,在人类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新世纪和美国政府控制波多黎各将近100年之后,我们仍然在殖民地枷锁下挣扎。我们请委员会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美国政府现在似乎忙于解决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事务,没有多余精力注意波多黎各。这样,我们就有在1998年仍然得不到自决和自由的耻辱的危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管理该殖民地的最新政府的多数党已经放弃了他们确保波多黎各并入美国的决心。当总督和他的政党在他们以为时机已经成熟的推动表决,却在投票中被击败时,他们改变做法,采取隐蔽的变化,不否定建国,但却在逐步使我们更靠近殖民国。我们怀疑这是在同美国某些部门相勾结的情况下进行的,如《美国税法》第936节和美国海军保护着的那些公司,他们从殖民地状况中受益,同时严重损害我们的集体生活,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和主权的波多黎各国家的未来。

波多黎各殖民地现实是无法容忍的和站不脚的。我们来到这一论坛,正是因为我们谈的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整个人民每天经历的现实:毫无权力和缺乏安全;严重地依赖性和长期等待,充满不肯定因素,完全听命于他人的决定;丧失自尊和害怕被消灭或失去自我特征,这仅仅只是我们所处的局势的若干方面。

作为一个人民或个人,对我们发生的每一件事似乎都与殖民地问题有关。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无

法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因为缺乏采取行动的权力。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海运法,它禁止我们使用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的商业船只进行商业交易,以及军事管制,这种管制是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这些天来,虽然工人和我们人民中广泛阶层正在发动一场反对政府强行修改若干劳工法的斗争,他们有计划调动名不符实的波多黎各国民卫队,他们实际上是美国陆军驻波多黎各步兵。这违反民主的做法,扶植殖民主义。我们有一个魔鬼生活在我们的内脏,吞食着我们。我们自己无法赶走这一魔鬼,也没有人帮助我们去魔。

最近,世界各地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虽然这场战争发生在远离我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波多黎各至今仍在忍受这场战争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公然践踏许多别克斯岛家庭的尊严及人权和公民权利,占据了地方自治别克斯岛大部分。从此之后,我们就象受了诅咒,至今无法摆脱。更加糟糕的是,有人似乎正在日益加紧把它的这种地位变成一个永久和包括一切的状态,使战争成为我们这一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生活中无时不在的现实。

现在,海军想占据南波多黎各拉吉斯谷的一部分,以便安装天线,海军自己承认,这天线能够复盖整个加勒比地区和南美北部地区。据称它们用于控制贩毒。但我们大家都知道,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正在加紧一种新的战争,为它的军事实力制造借口,维持它的战争工业,通过强暴武力控制其他人民,或者至少要他们充当雇佣兵。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该计划包括在一条占地200公顷的走道上建造约744座天线和一个6 300平方英尺建筑物,作为操作指挥部。在别克斯岛,34座天线将用作无线电发射器。作业中心将设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拉吉斯谷是最富饶的土地之一。我们都认为,它应该用于农业。我们的人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我们代表别克斯岛社区并应该社区的要求,在这里进行谴责。拯救和发展别克斯岛委员会要求我们把它的要求递交本委员会。这些也是我们的要求,因为别克斯岛人民自己无法来参加。在那里,轰炸是每天不断的现实。那里的社区不断受到噪噪音和生活在战场上无安全的袭击。



面对别克斯岛社区收回现在海军控制下近27 000顷土地以便种植作物的要求,海军最近宣布,它计划出租近1 000公顷的土地,供别克斯岛用于耕作。这种反应表明那些自以为他们是世界的主宰,特别是我国的主宰的人们缺乏尊重和人道。

我们谴责美国海军据说在1966年在别克斯岛水域遗失了一颗原子弹的事实。这颗原子弹迄今还没有找到。当一家波多黎各电视台最近播送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导时,军方的反应是威胁这位记者,并同控制波多黎各通讯活动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联络,提出吊销该电视台的营业执照。殖民主义的触觉涉及的范围极大。在这一问题上,人民还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或解释。

炸弹事故经常发生。去年,他们丢下一枚炸弹,仅仅差几秒钟就要击中下面的社区。如一份地方杂志揭露,海军自己承认,海军曾在1992年在别克斯岛使用汽油凝固弹,尽管在越南使用之后,这种材料已经被禁止。

别克斯岛社区想通过我们来向本委员会转达其对癌症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病率的关切,以及对由于海军的存在而造成的低劣生活质量的关切。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必须求助的论坛,以谴责完全由我们的殖民状况而产生的野蛮行径。渔民们目前正报告由于在工作时受到拍照和监测而遭到干扰和恐吓。来自波斯湾战争的废铀也引起关注。在这方面,别克斯岛的家庭表示需要进行公正和有效的调查,以保护居民的生命。我们恳求委员会各成员聆听、注意和关心这些呼吁。

我们之所以突出别克斯岛,是因为它是波多黎各的缩影。各位成员可以看到摆在其面前的证据所反映我们的状况。我们的人民尽管坚韧不拔、进行抵抗、斗争和富有尊严,然而却继续受到虐待。

由于我们的殖民状况及其荒唐性,由于对我们的人权及存在权利的有计划的侵犯,我们在斗争中生活,但却生活在持续的监视之下。今天,我们同本岛各地要求释放关在美国监狱中的波多黎各政治犯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要求在他们被监禁时期给予最人道的待遇。我们希望并期待,部分由于本委员会的支持,他们将很快被美国总统释放。

联合国宣布该十年为根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迄今却很难看到将如何在波多黎各问题上实现这一目标。这十年现已过去一半。我相信,我们同本委员会的成员一样,受到非殖化概念的鞭策。各位成员必须采取行动,按照第1514(XV)和第43/47号决议开始一个进程,该十年正是根据这些决议而宣布的。

我要回顾一下去年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所采取的立场:

“部长们回顾了联合国非殖化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成员的支持下就波多黎各通过的有关决议,并重申了波多黎各人民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他们表示相信:将尽早采纳一种法律框架,以使波多黎各人民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这一权利。”(A/49/287,第48段)

值此一体化和寻求通过协调努力解决问题的时代,把波多黎各同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作法是不正常的。波多黎各需要获得独立,以作为一个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该区域其他国家中占据其席位,从而争取真正解决岛屿国家的问题,这些国家只要能够携手努力,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我们相信,本委员会将达到这一历史时刻的要求。我们将站稳立场,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需要非殖化委员会采取行动;它有责任使波多黎各留在其议程之上,并发起一次将导致最终解决波多黎各殖民问题的进程,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安娜·洛佩斯女士(释放波多黎各政治犯和战俘全国委员会)在请愿者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洛佩斯女士发言。

洛佩斯女士(释放波多黎各政治犯和战俘全国委员会)(以英语发言):我将以英语向委员会发言,这主要是因为部分波多黎各民族已被迫移居美国,而我正是这种移民的

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不再是波多黎各人及波多黎各民族的一部分。

我叫安娜·洛佩斯,我是释放波多黎各政治犯和战俘全国委员会纽约分会的协调员。本委员会向特别委员会派出代表已超过15年,向它提供有关逮捕波多黎各自由战士、在美国国内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和监禁的情况,他们在这里超乎寻常的服刑从35年到106年,我们还向本委员会提供关于其在狱中的非人道状况的最新情况,这种状况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律的所有规定。这种状况是存在于波多黎各及自美国于1898年军事入侵波多黎各以来流亡国外的波多黎各社区的普遍殖民地状况。

我们每年都来到这里,当我们走过这一50年前建造的宏伟大厦的入口时,我们看到各国的旗帜在飘扬。我们看到本委员会中各成员国的旗帜,这些国家在这一国际论坛中有代表权。然而,当波多黎各人民利用其作为一个被殖民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奋起斗争,以要求理应属于他们的波多黎各国家领土时,美国却监禁了我们的人民并宣布我们自决和独立的正义和崇高事业为犯法。波多黎各的战俘和政治犯遭到监禁,是因为他们要成立一个主权国家;因为他们是用武装来抵抗美国的殖民主义,而这一行动是殖民地人民的一种公认的权利。他们想让其单星旗帜单独飘扬,而不是与美国的国旗一起飘扬,这只能使我们想起持续的殖民化。有一首十分普及的波多黎各民歌唱道,“我们要使波多黎各获得主权,因为我们旗帜上的五星与美国国旗不相配”。甚至在抵抗美国殖民化97年之后,象国旗这样的象征对波多黎各人民来说仍然十分强烈。对我们来说,我们被监禁的自由战士正是我们的旗帜,需要获得大力的保护和关注。

要求无条件释放波多黎各战俘和政治犯的大赦运动的重要性在1994年12月10日人权日这一天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中达到了高峰。这一天,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信中所有波多黎各政党、工业界领袖、工会领袖以及来自波多黎各和美国的当选官员要求总统行使总统权利,对所有自由战士实行大赦。美国总统还未对1994年达成的这项集体政治意见作出答复。这封公开信还发表在其他主要报纸上。还向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和克林顿总统送交了20,000多份提出同

样要求请愿书。美国的3个波多黎各国会议员也向克林顿总统提出同样要求。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达成这项政治一致意见几星期后,在珍妮特·雷诺负责下联邦监狱局得意地宣布已将战俘奥斯卡·洛佩斯·里弗拉从名昭著的马里昂联邦监狱转到洛基山超级监狱阿尔卡特拉斯”。这个名声很坏的联邦监狱坐落在卡罗拉多弗洛伦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区。战俘奥斯卡·洛佩斯·里弗拉被关押在管制室。他一天24小时都被关在牢房里,不让他睡觉,与社会隔绝,监狱看守人员可任意随时对他进行脱衣搜身。在脱衣搜身时,他们查看他身体有空的所有部位,并戳他以污辱他。过去五年里他从未有过有接触的探访,这就是说他与他朋友和家人见面都隔着4英寸的玻璃,而且两边的电话都有毛病。所有这些情况都被认为是心理折磨,构成严重违反人权。这就是美国对我们为我们的4名波多黎各自由战士所作出的政治努力的答复:违反人权的日益严酷和非人道的监狱条件。

以下是违反人权的情况。判刑过重或与罪名不相符。对犯人进行心理折磨和使他们忍受虐待犯人的监狱条件。他们服刑的时间比多数犯人长(包括那些被判有杀人罪的犯人)。对波多黎各战俘和政治犯判处的平均刑期比犯有谋杀、绑架、强奸或抢劫的一般犯人的刑期长500倍。我们所有被关押的爱国主义者被关在远离家人和朋友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使他们感到更加孤独和痛苦。他们都被关在管制室里,得不到医疗照顾、不许探访、他们的信件和合法探访遭到阻挠。此外,波多黎各女犯人遭到监狱男看守的性虐待。

可以认为我们的同胞遭受的监狱条件与殖民主义对波多黎各民族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与迫害是相等的。

虽然国际法已阐明了殖民主义的罪恶性质,我们想要指出殖民主义如何对波多黎各人民进行种族灭绝。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宣布种族灭绝是指为了全部或部分毁灭一个民族、部族、种族或宗教集团而采取的以下任何行为:

“(a) 屠杀该集团成员。

(b) 对集团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

(c) 有意破坏该集团的生活条件以便全部或部分摧毁其生活条件；

(d) 强制执行旨在防止该集团生育的措施”  
(第260号决议A(III),附件第2条)。”

我们指控美国犯下了这4条种族灭绝罪。我们发现在其他一些领域内美国大力采取殖民主义措施继续对波多黎各进行种族灭绝战争。

教育也可被当作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工具。自1900年以来,美国对波多黎各教育制度的控制已成了殖民者的工具,被用来摧毁波多黎各文化、歪曲历史和强制推行美国版的历史。波多黎各教育局局长——一个北美人——维可多·克拉克1898年对该岛美国军事政府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出了这个事实:

“如果是学校都美国化,用美国精神来鼓舞教师和学生……岛屿的情感和观点以及态度就会转向一个基本美国化的政府。波多黎各人仍然是被动的和可塑的……他们的理想要用我们的手来创造和塑造”。

由美国指定的岛屿的教育委员会在表示其关于为什么波多黎各公立学校应该用英语授课时说:

“我们完全认为应该用英语授课。波多黎各现在是、并从现在起将是美国的一部分,它的居民将是美国人”。

美国企图消灭波多黎各文化,推行它自己的文化,以保障政治平静和稳定,这成了今后50年的教育方针。这种文化种族灭绝政策极明显地表现在这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废除西班牙作为授课语言,并全力用英语取代成为在学校、法院和商业中的正式语言。这种种族灭绝方案包括推动美国文化活动,特别是庆祝在波多黎各传统中没有任何文化或历史根基的传统美国节日。

由于波多黎各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美国承认它企图在波多黎各废除西班牙语的企图失败了,于1948年被迫重新将西班牙语确定为学校的正式语言。但至今美国仍在我们的学校灌输它的意识形态,历史课本继续歪曲我国人民的历史。书中不提及我们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人士,不承认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是把我国描述为一个贫穷的岛屿,以便造成和维持依赖心态。略为提及我们的历史及其西班牙、非洲和泰诺根源,确强调美国历史及其在岛屿的存在,并强调美国历史人物及其在岛屿的傀儡。学校的文学读物经过精心挑选,以使波多黎各儿童忠于美国,不是忠于波多黎各。

美国认识到,为了摧毁波多黎各的民族特性,就必须消除文化和知识界的抵抗运动的所有中心。美国利用殖民主义管理当局镇压了两个领域的民族觉醒。在1970年代,由于学生罢课和占领学校,政府把波多黎各大学分为9个分校,以便破坏学生运动的团结。

破坏波多黎各民族特性的另一方面是企图取消波多黎各文化研究所,自1956年以来,该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我国的文化遗产。

消灭波多黎各文化的这些企图是美国为了更好地控制殖民地人民的手段。美国知道,一个人民的文化蕴藏了它们的力量和抵抗源泉。

现在我谈谈强迫向外移民和波多黎各民族流散各地的问题。根据波多黎各人口过多这一虚假的说法,美国及其殖民傀儡安排使波多黎各人口的五分之二移民到美国破旧的城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美国执行这些移民政策的动机是岛上存在工人运动,并开始认为民族党能更好地代表他们的劳工利益。这在1936年的甘蔗罢工中清楚地显示出来,那时工人要求唐·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当时的民族党主席——在同美国食糖公司纠纷中代表他们。此外,美国萧条对波多黎各的影响为反抗美国统治该岛创造了条件。

这些因素驱使美国为纾解岛上哗变的条件采取“出气孔”的作法。美国作出决定向该岛派出公司代表,虚假地许诺在美国过更好的生活。此外,还以下列做法支持这一决定:美国补贴机票和船票,为波多黎各人民从该岛出

走提供方便。我国人民走头无路,急需逃避美国造成的经济状况,这导致1940至1950年之间有18 700人向外移民,1950到1970年之间有615 000人。而在这一期间美国帮助275 000名右翼古巴流亡分子和北美人进入波多黎各取得了本来将由波多黎各人民做的工作,并增加了总人口中亲美政治同情者的比重,这显示了美国关于波多黎各“人口过多”说法的虚假之处。这就是目前波多黎各人约有300万散居在美国的原因;350万住在岛上。这是西半球按人口比例最大规模的强制向外移民,这是当前仍在执行的美国对该岛的政治、经济政策的结果。

被迫移民美国各城市的波多黎各人民处于非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在血汗工厂工作或在半封建条件下从事农业。所有人都受到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之害,在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的作法是贬低新移民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

其他请愿者提到的在正在执行这种种族灭绝的另一领域同采矿和破坏波多黎各生态有关,以此作为减少该岛人口的另一办法。今天,美国继续使波多黎各人口减少,企图使美国和其他外国矿业公司获得该岛中部地区土地以便露天开采战略金属。使波多黎各人口减少的另一办法是在1970年前使40%的育龄妇女和25%的男人大规模绝育。进行最大规模绝育的场所和开采战略矿物正好同在一地。该项目称为2020计划,并已强制征收住在矿区的人的土地。2020计划应在2020年前完成,并将把波多黎各变为军事-工业殖民地以便为军用武器库提取战略金属。为执行这一计划的所有基础设施都已完备。已经开始了在靠近美国各军事基地之处发展11个军事工业放置场的进程;这些将加工从波多黎各土地上取得的战略金属。7月4日,在阿德洪塔斯、乌图阿多和拉雷斯等山区城镇举行了旨在制止殖民政府非法授权的开采铜矿的大规模抗议。

美国将从2020计划中获得巨大经济好处。波多黎各长100英里、宽38英里,面积34 423平方英里。每一个露天铜矿井将有一英里宽,一千英尺深。这一采矿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将威胁生态平衡并污染土著人的所有供水,使其无法在波多黎各居住。这一采矿的结果将把生产全世界最佳风味咖啡的波多黎各中部山区城镇变为荒凉的污染地。这是种族灭绝。

在这一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中,波多黎各仍是一个殖民地。特别委员会的道义责任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

主义,即使其对手是一个象美国这样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恭敬地请求,委员会审查了我的发言后,其决议应包括一项紧急要求,即美国将所有权力转交给波多黎各国家以使它能行使自决和独立,并要求美国无条件释放非法拘禁在美国监狱中的所有波多黎各政治犯和战犯,遣返流亡的独立战士和不要迫害那些埋名隐姓的独立战士。

自由、主权和独立的波多黎各万岁!立即释放所有波多黎各战犯和政治犯!

洛佩斯女士退席。

应主席邀请,费尔南多·马丁先生(波多黎各独立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马丁先生发言。

马丁先生(波多黎各独立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名叫费尔南多·马丁·加西亚,是波多黎各独立党副主席,我代表该党出席委员会会议。我祝贺委员会决定举行关于波多黎各殖民问题的听询会,通过这些听询会委员会可以收集波多黎各同其管理国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关系近来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事态发展的情况。继续研究和审议这一案件有力地证明了在国际社会眼中波多黎各人民仍处于政治从属制度之下,因此是全面执行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一个重大例外。

1993年11月赞成吞并的殖民政府在波多黎各举行了一次全民投票以决定对其政治地位的选择。虽然这次根据国际法或美国法律都没有约束力的全民投票倾向赞成合并,但这一虚假的选择被击败了。赞成通过改变目前政权执行更大自治的人以及我们中赞成独立和参加投票的人的联合力量超过了50%的票数。这一结果报到美国国会和总统,并由波多黎各的立法机构呼吁国会应对这一结果作出回应。1993年11月举行地方政府主办的全民投票的原因正是1991国会不愿通过立法在美国主持下举行全民投票,也因为认为波多黎各人自己应采取主动建议改变这一关系。

虽然早在1994年美国总统办公室曾宣布,它将设立一个机构间特别委员会,其授权特别是根据1993年全民投票

的结果向美国政府建议对波多黎各的行动方针,但该机构间委员会直至1995年初才正式成立。根据其自己的消息来源,委员会已开始工作并将在下月初前会见所有主要政党——那时独立党应向它发出的邀请而出席。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微弱的迹象表明委员会打算在哪个具体日期之前完成一份载有建议的报告。

国会对投票结果没有提出具体倡议使行政部门没有采取有效行动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现在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主管领土和属地的委员会已宣布,将在9月开始举行听证会,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听取意见,以期对投票结果提出法案。这可能是在国会重新发起对波多黎各政治未来进行审议和调查进程的机会。它还可能建立正确的政治气氛,鼓励机构间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有意义的立场,因为毫无疑问,国会委员会将在听证会中征求白宫的意见。

这些事态发展——它们都具有潜在积极性,因为我们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而认为必须鼓励美国政府审查波多黎各一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顾吞并主义政府和支助目前殖民政权方面的官方代表所做的努力而发生的,他们都主张不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讨论波多黎各地位问题。前者担心这种讨论将导致国会拒绝吞并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担心任何审议结论都将最终给处于政治隶属地位的现政权抹黑。

我们当中对处理波多黎各政治地位问题有些经验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极为乐观。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应忽视加强我们在美国波多黎各问题上辩论方面地位的任何机会,即使这只是因为我们在当中赞成真正非殖民化的力量目前没有更好的手段,而只能在美国激发和促进人们对该国永久维持殖民主义所涉及的矛盾和危险或对今后可能提出的任何吞并倡议的意识。

因此,时机已经成熟,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中最清楚地认识这种需要的部门应该试图就波多黎各必须超越其目前殖民地位的问题着手采取积极步骤。朝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步骤当然是决定释放因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活而被监禁的波多黎各人。这种决定将不仅是一个正义行为,而且还是一个同近年来受到残酷迫害和骚扰的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和缓的姿态;这样做还将是对世界和该区域

要求美国对波多黎各采取新态度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行使其充分主权理想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的承认。我党已承诺在美国政府和政治界采取这些有效步骤,以便争取在政治犯问题上做出这项决定。

我相信,明年——特别当美国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问题确定之后——我们将看到美国就波多黎各问题的辩论更加激烈。我们还将看到解决波多黎各殖民地问题的诸多因素更加明显的涌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本委员会——这个道德和国际舆论的宝库所展示的警惕和坚持不懈的态度应该有助于确保该进程在目前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中最终为波多黎各人民赢得充分主权和独立。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珍妮弗·格林女士(立宪权力中心)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林女士发言。

格林女士(立宪权力中心)(以英语发言):我是立宪权力中心的专职律师。该中心长年以来一直努力支持波多黎各独立并反对政府镇压为结束美国殖民统治而工作的积极分子。今年,除仅有一些小内变化外,镇压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美国政府仍在监禁和骚扰主张波多黎各独立的积极分子,拒不向积极分子和被谋杀者家属提供政府记录,并剥夺个人要求获得其自己公民资格的权利。警方官员仍在滥用其权威。美国军方破坏性的驻留仍在继续,海军还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雷达系统,该系统很可能造成额外的环境和经济灾难。

关于监禁争取波多黎各独立者问题,美洲法学家协会和一个波多黎各大赦团体92攻势曾于1993年10月代表15名波多黎各政治犯向美洲国家组织美洲间人权问题委员会提出请愿。这15名政治犯中大多数自1980年以来一直被监禁。今年,我们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这份请愿书的文本。我们敦促其成员参考这份文件,该文件还提供了有关波多黎各殖民化非法性的法律论据概要。

给美洲国家组织的请愿书声称,把政治活动视为犯罪并继续关押独立运动成员违反《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人类权力和义务的美洲宣言》和国际人权法的传统准则。

对监禁的男男女女都被判处过长并在政治上具有惩罚性的刑期,同非政治性被告的刑期相比,这完全是不适宜的。例如,被判定犯有阴谋煽动罪和有关罪行的15名犯人中有11名得到平均70年刑期,而1966年至1985年在美国被判定犯杀人罪的所有人的平均行期是22年,强奸12年,破坏武器和火器管制罪4年。

除刑期外,独立主义份子还被特别单独关押或关在单独囚禁的牢房里,例如臭名昭著的列克星敦妇女监狱,并受到肉体虐待,惩罚性转移和其他歧视待遇。列克星敦和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监狱和最高级安全男囚监禁都受到国际大赦等国际人权组织的指责。该文件已同上交美洲国家组织的请愿书一起提交并可提供给本委员会。今天,被关押者之一奥斯卡·洛佩斯—里韦拉仍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弗洛伦斯新的特别联邦高度安全监禁中饱受煎熬。

请愿书要求美洲间委员会同意审查囚犯案件,然后指示美国政府释放他们,或至少允许他们到其政府准备给予他们政治避难的国家流亡。

提交美洲国家组织的文件包括各组织和个人支持政治犯的声明,这些组织和个人包括波多黎各联邦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前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反对酷刑国际联盟,国际民主律师协会、黑人律师全国大会、美国基督教会全国理事会、全国律师协会、基督教联合教会、循道宗联合教会、和波多黎各大学心理系。

正如委员会成员无疑都知道的那样,为了向美洲间委员会提出要求,请愿者必须表明,他们在美国法院没有有效的补救办法。补充文件已于1994年1月和12月同这些论据一起提交美洲国家组织委员会。表明美国法院敌视独立主义者要求的一个迹象是裁定有关非殖化国际法“不相关”。这个限制严重阻碍了争取独立的波多黎各人获得适当程序的权利。

对活动分子进行的其他迫害仍在继续。其中之一是进行非法的政治监视,尽管波多黎各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而

坚决地禁止这种做法。活动分子在继续努力获得美国政府的文件,而政府当局则拒绝全面披露他们的非法活动。

去年,在马雅各斯和艾雷希波的警察部门发现有一些装满了政治情报档案的文件柜,最高法院已经命令将这些档案交还本人或予以销毁。其他政治情报档案则保存在波多黎各电话公司的情报司里。

美国政府还继续扣住一些关于过去对活动分子进行迫害的文件。只举一个例子,1976年一位赞成独立的活动分子圣地亚哥·马利·佩斯奎拉在23岁时被暗杀。有一个人被定罪为谋杀他的凶手,但在1984年,原来参与调查的地区检察官说,可能有掩饰,这个凶手曾秘密地与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情报员会面。我们中心代表圣地亚哥的父亲璜·马利·布拉斯设法从美国政府获得这些档案以及与他儿子被谋杀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

警察的不正当行为和中止公民自由代表着另一个问题。由美国武装部队训练和资助的国防卫队袭击并占领了波多黎各公共住房项目,这违反了美国宪法和波多黎各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基本人权。波多黎各总督宣布他本身有权中止正常的宪法保障以及动用军队控制平民。

美国政府继续不给予波多黎各人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一个人决定自己国籍的权利。几百名波多黎各人确认了他们的波多黎各国籍,他们签署了要求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而获得波多黎各国籍的宣誓书。美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做法。璜·马利·布拉斯的案例再次很有说明性。去年7月,马利·布拉斯先生前往委内瑞拉大使馆,宣布放弃他的美国国籍。据美国移民官员,这种做法在得到美国政府确认后,其结果是“没有文件的外国国民”的身分,而不是承认波多黎各国籍。然而,至今美国国务院仍拒绝承认马利·布拉斯先生可以行使他放弃美国国籍的权利。

波多黎各仍然是试验和核准美国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场地,危害了那些被夺走了土地和生计的人们。

美国海军现正在制定一项拉哈斯计划,我的同事也提到,这是一个为了探测和控制非法毒品活动的系统。他们计划在拉哈斯镇西南部富饶的农业区中心建立雷达中心,

雷达中心由一个发射台和一个接收台组成,其中相距至少50英里。该计划将在200公顷的甘蔗田、苜蓿田、稻田和牧场上安装744个接收天线,每个高19英尺。

发射台将建造在维埃奎斯上,这是一个距东海岸50英里的33 000英亩的岛屿。居民们说,这个发射台将损害刚刚起步的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将能减少50%的失业率。反对建造发射台更增加了人们对已占该岛三分之二面积的美国海军基地的怨恨。

最近,海军邀请拉哈斯市长和一些波多黎各农民到弗吉尼亚州参观,那里几百个天线矗立在富饶的弗吉尼亚山谷里。其目的是让他们接受拉哈斯计划。但是拉哈斯市长在看了弗吉尼亚山谷后说:

“他们不能对我们的山谷这样做。山谷应该用来种出,而不是用来架天线。”

今年7月2日,几千人在拉哈斯市示威,反对海军的计划。示威者中有宗教人士、政治家和保护环境人士。拯救和发展维埃奎斯委员会最近谴责了建立发射台的计划。据最近的一项声明说,这类发射台产生的微波将对社区的环境和健康造成严重的潜在危害,并会损害历史文化资源的完好。

保护拉哈斯谷联合战线是来自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部门的人为了防止进行拉哈斯计划而创立的又一个组织。他们所述的理由之一是拉哈斯谷目前的农业发展:在波多黎各使用的唯一灌溉系统就在这里。此外,他们指出,各种研究表明,电磁场将造成各种健康问题。

加勒比正义与和平规划署也对美国计划建造这个雷达系统表示谴责。他们说,这样一项计划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呼吁公共官员评估雷达对波多黎各人民的影响。

波多黎各工业任务公司是一个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组织,它最近发表了一项评论,对拟议的雷达计划提出了一些问题。它强调指出,没有对可能产生的电磁污染作出分析,没有澄清该项目是否将用于军事目的,以及参与

设计和建造的政府机构与将编写环境影响说明的机构之间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美国联邦官员私下说,反对行动对该计划没有多大影响,这项计划作为打击贩毒活动的最新武器得到克林顿政府的支持。

除了拉哈斯计划外,美国计划的其他行动也在对波多黎各环境 and 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国会最近批准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将提供大约2 000万美元建造一座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拦河大坝。据波多黎各活动分子们说,这个计划在美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环境运动使人们日益认识到筑坝工程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得到的好处。

现正计划在本月底举行一次全国罢工,这是因为有一项企图限制社区某些部门最低工资的法案在立法机构待通过。此外,立法机构正试图建立一种“灵活工时制”,即分班工作,这将消除加班工资。这是又一个例子,表明波多黎各政府设法使波多黎各法律符合美国现在一些最坏的潮流。这看来是为了使波多黎各成为一个州作准备,违反了波多黎各人民的意愿。

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呼吁特别委员会考虑这样一项呼吁:结束美国对波多黎各的非法殖民化;立即和无条件释放所有波多黎各政治犯和战俘;立即结束美国军队和警察与波多黎各军队和警察的勾结,包括训练和供资方面的勾结;立即停止对所有政治活动分子的迫害和监视;立即交出与美国政府的非法镇压活动有关的所有文件;最后,立即停止拉哈斯雷达计划和侵犯波多黎各领土主权的所有其他行为。

请愿者退下。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已听取了最后一位请愿者的发言。

根据1994年7月10日第1442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委员会将把这个问题的审议推迟至1996年届会。

新喀里多尼亚问题(A/AC.109/2028和A/AC.109/L.1834)

主席(以英语发言):关于这个项目,委员会面前还有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共同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载于7月11日分发的文件A/AC.109/L.1834。

我请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介绍这项决议草案。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机会介绍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决议。

委员会成员们会注意到,这份决议草案同大会去年通过的决议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第三段有一个小的变动。今年,这一段中没有提到在科佩托采镍活动的细节及其他的经济活动。今年的第三段中保留笼统地欣见:

“加强新喀里多尼亚经济各个领域,及使其多样化而采取的措施,并鼓励本着‘马提尼翁协议’的精神推进这种措施。”

各位将看到,决议草案在序言和执行段落中承认有关各方在发展新喀里多尼亚方面所作的合作努力,让领土各人民按照《联合国宪章》和根据《马提尼翁协议》的精神最终实现自决作好准备。

在推动这项决议草案时,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国际社会各成员的谅解和支持,感谢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多年来以积极的方式处理新喀里多尼亚问题。

委员会会记得,在最近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的《消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中期审查加勒比地区讨论会上,专家们有关目前新喀里多尼亚局势的报告中强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我相信本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非常了解这些因素。我们在评估外国投资活动在新喀里多尼亚,特别是在采矿部门的活动时注意到,这些活动对环境已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卡纳克人民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失去了对土地资源的权利,和通过多样化开发他们的真正潜力。这一草案很好地反映了这些关注。

新喀里多尼亚局势表明一个殖民地状况永久化的情况,本地居民被剥夺了有效地影响关系到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的决策的能力。在这方面,从一个更加广泛的角度讲,

我也要请委员会注意,新喀里多尼亚殖民地局势的继续存在已使法国政府得以维持军事设施和太平洋地区进行核试验的活动,直接威胁所有太平洋岛屿人民的生存。

南太平洋各国人民及其政府强烈向往他们的地区有一个无核地位。一个自由新喀里多尼亚同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和人民伙伴合作,是一种可取的局势,可以保护所有南太平洋岛屿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促请国际社会继续支持新喀里多尼亚的事业,促进该社区所有各阶层以符合他们的愿望并与邻国保持和睦的方式决定他们的命运的权利。

最后,我谨再次感谢委员会各成员的一贯支持和他们对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谅解,并建议他们通过这份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看来没有其他成员要就决议草案A/AC.1/L.1834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准备不经表决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A/AC.109/L.1834获得通过(A/AC.109/2034)。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就此结束对这一项目的审议。

工作组第102次报告(A/AC.109/L.1835)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提请各位注意一个打字错误。文件的标题是“第101次报告...”,不是“第102次报告...”。有没有人就报告发言?

奇恰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不幸没有机会参加工作组的会议,因此未能对报告的起草工作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工作组通过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上次报告的内容,没有充分反映委员会成员以新的灵活和进步的方式改进了这份报告,使它符合目前需要和委员会任务的建设性努力。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根据进一步精简我们的工作,使它更加有效和加强本委员会的威望和权威的需要,谨对工作组起草的案文提出一些修正案。



在把这些修正案提交委员会讨论之前,我愿通过你,主席先生,请秘书处澄清几点。

第一,秘书处是否能够就24国特别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在过去两年中的会议次数和长短提供一些比较性指数?

第二,如果我们同小领土、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的新做法一样,放弃每个问题单独准备一份工作文件的作法,采用提出一份综合文件的作法,秘书处估计我们能够节省多少?

第三,如果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文件复盖两年期间,并每年做修正以反映确实是新的重要的事件,这样做可以节省多少?

这了便利我们的工作,我希望我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些答复,然后对提出的对工作组的报告修改内容逐段付诸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委员会秘书发言。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对于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向秘书处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做下列说明。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特别委员会、其工作小组和小组委员会于1994年举行的会议次数,同已于或将于1995年举行的这些会议相比较。特别委员会在1994年总共举行了12次会议。第一次是于该年2月举行,随后于7月11日至15日举行了实质性会议。9月份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1995年,特别委员会截至明天下午本届会议结束时将已举行了十轮次会议。当然,我们可能需要同去年一样,在8月底或9月初举行一、两次会议。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去年举行了两次会议,在1995年,迄今已举行了一次会议。在1994年,小组委员会自2月23日至6月7日举行了15次会议。1995年,小组委员会自5月22日至6月6日举行了15次会议。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举例说,如果迄今单独产生的所有工作文件被综合为一个文件,则可能有所节省,对该问题,似乎可以通过把一些文件合并为一个单一文件而得到

节省。但是这只会节省封面以及可能节省有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每份文件结尾的空页。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通过每两年印发文件并每年予以更新的做法来进行节约,而不是每年印发文件。同样,乍看起来似乎会有一些节省,因为每年印发的更新的文件不可避免地将短一些,因而不会包含以目前形式印发的文件所常常含有的背景材料。有时候需要参考以前的文件,以便使目前的信息更容易理解,并为比较数字或事件提供范畴。如果是这种做法的话,我们可期待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一些节省,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此刻可以肯定地说将是实质性的节省。而且我们尚不知道在某一特定情况下这些文件的内容是什么。然而,这是我们在本阶段能够对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

奇恰尔巴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提出我的修正案之前,我谨援引秘书长于1995年6月22日就联合国财政状况所作发言中的几段节录:

(以英语发言)

“1995年5月31日,本组织的债务大约是15亿美元。……”

“各会员国越来越多地要求采取新的或扩大联合国的行动,而并未多花资金来执行这些行动,这种做法使情况更形严重。这些得不到经费的任务进一步耗费本组织十分有限的现金。

“这意味着迫使我从事不负责任的财政管理。换言之,我被授权使用我并不拥有的资金,却没有明确保证将提供必要的资金。让我使用拨给一项任务的资金来资助另一个未获得资金的任务。……”

“我已提交了一项为1996-1997年拟订的方案预算,它构成负增长。……”

“我请求你们紧急利用缓解这种财政危机的任何可能办法。……”

“我们必须寻求一些综合措施,以能够改善这种令人惋惜的状况。各会员国的面前有很多建议供讨

论。我请求你们批准任何或全部的建议,或者提出你们自己的建议。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解决办法,联合国将由于缺乏完成会员国想让它执行的使命的资金而作为一个债务缠身的组织纪念其成立五十周年。”(SG/SM/5655)

(以俄语发言)

我援引秘书长发言中的这几行令人沮丧的话,是要提醒委员会成员注意联合国内已形成的局势。我国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同本组织的其他机构一样,将考虑如何能够更合理和更经济地安排其工作。我绝对相信,本委员会也能够进行必要的努力,使其工作更加合理化,并在无损于有效完成其任务情况下这样做。

我现在愿接着谈及我国代表团想就报告(A/AC.109/L.1835)的案文提出的次要修正。我国代表团建议略为修正第4段的最后一句,使之行文如下:

(以英语发言)

“工作小组还建议对于以上所提到的预算规定大会适当作出”。

(以俄语发言)

委员会会发现这是一项微小的订正,既不会有碍本组织也不会不利于委员会。至少语言更为灵活,并且在这方面避免了形态动词如“应该”。

第二项修定涉及第五段,第五段第一句提到1994年12月23日第49/221号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也应该提及1993年12月23日第48/228号决议,题为“关于1994-1995两年期方案预算草案的各项问题”。我忆及该决议涉及合理使用资源。

我们所提出的第三项修定是根据关于秘书处对于我们关于我们去年举行了几次会议以及今年将举行几次会议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提出的。该项信息表明,虽然我们的

会议压缩到更短的时间之内,但是会议的次数没有减少。因而,在报告中说

“委员会得以大量削减其正式会议的次数”(A/AC.109/L.1835,第五段)

是不正确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提议用以下内容取代第5段第二句,我们认为以下内容更为确切地反映了情况:

(以英语发言)

“委员会继续努力,有效地精简和组织其工作,其结果尤其是造成了1995年关于小领土、请愿、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更为紧凑”。

措词可以以后加以提炼;现在我们谈的是实质。

(以俄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还建议在第5段最后一句的“资源”一词后加入:

(以英语发言)

“按照秘书长就联合国危机的财政局面向所有会员国提出的要求”。

(以俄语发言)

在第6段(b),我国代表团想澄清标题“附属机构”,将其改为标题“小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现在谈谈第四节。我们建议对第8段第2句作一点增加,并最后再加入一句。这两个句子现在将为:

(以英语发言)

“工作小组建议,按照限制文件的目标,特别委员会应精减和综合秘书处编写的工作文件及其向大会的报告。在这方面,建议从1996年起,与载于文件A/AC.109/L.1829中的1995年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保持

一致,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所有分配给小组委员会审议的非自治领土的综合工作文件”。

(以俄语发言)

关于第9段最后一句,我建议以新的案文取代“保留其逐字记录”。该句现在将为:

(以英语发言)

“工作小组在审查了这种记录的必要性后,决定向特别委员会建议如特别政治和非殖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所执行的,将逐字记录改为简要记录。”

(以俄语发言)

我认为我不需要向各位成员解释这将节省很多经费。此外,其它委员会已采取这一作法,包括将审议我们报告的主要委员会。

现在我谈谈第10段。在我看来该段的现有形式并不反映我们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讨论的实质。

在我们接近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中期时,我们显然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在执行我们的任务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其中一个手段可以从议程上取消某些从本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观点看不再令人很感兴趣的问题。因此,第10段应该如下:

(以英语发言)

“根据加勒比区域《行动计划》执行情况中期审查问题研讨会的报告所载的各项结论和建议,”

—我们应该在此提及文件号—

“特别委员会应该把一项题为‘《宣言》适用的领土清单问题’的项目列入1996年届会议程”。

(以俄语发言)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1996年作出决定,但我确实认为,委员会必须从这个立场出发认真仔细地审议每个

领土的局势。我们认为,特别考虑到距离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结束只剩下五年了,2000年是我们的最后期限,这样做不仅符合委员会的利益,也有利于执行其任务。

我现在要宣读我最后一项订正。这将是作为报告最后一段的一个单独的新段落,其全文如下:

(以英语发言)

“鉴于一直需要有新的实际办法有效履行赋予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建议主席团和工作小组的会议不限成员名额。”

(以俄语发言)

我想,大家都理解这项订正意味着:在本委员会工作的关键阶段,主席团和工作小组的会议应该不限成员名额。否则,我国代表团被剥夺在工作小组发言可能性的情况有可能重演,因此,我们被迫不在工作小组而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审议我国代表团的订正。我认为,这种做法将促进本委员会、其主席团和工作小组的工作效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看到古巴代表要发言。但是,我要请古巴明天上午第一个发言,以便使我们可以现在散会,因为我们已经超过了时间。

奎托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意你要求我在明天上午发言的请求,因为你说得不错,时间确实很晚——这不仅是对口译人员而言,而且也对正象我们刚才所作的那样,提交任何有关本委员会工作实施性提议而言,我国代表团绝对乐于在明天发言。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将在明天能够就这个问题统一认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希望,我们可以充分乐观地认为,我们将在明天取得一些进展。

下午6时35分散会